

钱理群先生倾情推荐



每人都有一个北大梦

碎步流年

常俊曙◎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碎步流年

常俊曙◎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碎步流年/ 常俊曙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354-7250-2

I. ①碎… II. ①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
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6067 号

责任编辑: 黄海阔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周 佳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字数: 280 千字



印张: 22.875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常俊曙，1985年生，河南省汝州市人。2008年毕业于焦作大学中文系，专科学历，现今游学于北京大学。其大学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并在多个网站上刊登、转载；论文《执着于生命的意义和反抗绝望——试析鲁迅〈野草〉中的部分篇章》刊登在《名作欣赏》2011年中旬刊。另外，他还在全国多家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





责任编辑：黄海阔

封面设计：周 佳

“碎步”意为虽然疲惫但是仍然努力追赶，又暗指经历坎坷；“流年”是指岁月已逝。我谨以这本微薄的书，献给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并致祭已逝的青春。

精神流浪汉的传统和他的命运

——常俊曙《碎步流年》序

钱理群

俊曙的书放在我这里，已经好几个月了。直到前些天才抽出时间，仔细读了一遍。今天早上，照例地提前醒来，想起这本书，突然引发了许多的记忆和思考：关于北大，北大里的精神流浪汉，关于我和北大的关系，我和俊曙的交往……

自从2002年8月退休，我就很少来北大了，除一个月来一次看病取信，没有特殊的事或机缘，都尽可能地远离校园。我在《与鲁迅相遇》一书的《后记》里，有过一个解释：“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

记不得是哪一天，大概是几年前（三年？四年？）的某一日，我来北大中文系取信，突然被一位年轻人拦住，说他在北大当保安，却很着迷文学，也读过我的书，想和我聊聊：这大概就是我和俊曙的第一次见面。不知为什么，在我惊愕不已的那一瞬间，突然有了一丝感动。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好像是另约了一个时间，我专门赶到北大来，和他见面的：这大概就是一种机缘了。以后还谈了好几次，其中一次是和俊曙的中学启蒙老师田老师一起聊的。在谈话中，俊曙告诉我，他原在河南某大学就读，毕业后，找了一些工作，都不甚如意，原因是忘不了自己的“北大梦”，于是，就到北大来，寻了份保安的工作，作为实现北大梦的第一步：先感受一下北大的气氛，同时利用北大的条件，听课，读书，准备考研究生：那么，我就在无梦的中国和逐渐远离梦的校园里，遇到了一位还在做梦的青年人了。在进一步

的交谈里，我发现，俊曙对于文学，对于思考，有一种痴迷，一份神圣感，同时又有找不到出路的迷茫。于是，我断定：这又是一位“精神流浪汉”。

这就唤起了我的历史记忆：我在1994年写过一篇《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圣地》的文章，谈到当时就接触到的一批没有机会读大学的年轻人，出于精神的渴求，来到北大附近，一边打工谋生，一边“蹭课”，做编制外的旁听生。我把他们命名为“精神流浪汉”，并且认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商品潮中，出现这样的“精神流浪汉”，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教育现象。文章特地指出，在蔡元培“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校风熏染下，自由听课，对不注册的旁听生的宽容态度，是“北京大学的教学制度，以至教育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谈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大精神流浪汉，我举出的例子是沈从文。最近，我在研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学生文学教育时，又接触到材料：胡适在1934年12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131号“编后记”里，把当时北大所在的“沙滩一带”，称为北平的“拉丁区”——“拉丁区”在法国巴黎，从1830年起，就成为举世闻名的“穷文人街”，那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艺术家；现在，胡适在北大附近也发现了这样的精神流浪汉：这些北平“拉丁区”的居民都是北大的“偷听生”。胡适认为，这是北大“最有趣的制度”：“偷听是不考的，不注册的，不需缴费的。只要讲堂容得下，教员从不追究这些为学问知识而来的‘野学生’。往往讲堂上的人数比点名册上的人数多到一倍或两倍以上。”更令人感动的是，胡适自己就亲自关照过一位来自贵州边远小县务川的名叫寿生的苗族偷听生，在1934—1935年间，在所主持的《每周评论》上先后发表了寿生的10篇小说和12篇时事评论文章，并多次在“编后记”里热情推荐。我在1994年所写的文章里，正是依据这样的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五、六、七十年代中断，到八九十年代又重新续接的精神流浪汉现象，作出了两个概括：

“精神的超越物质的追求，是出于人的本性、本质。当大多数人

趋向于物质的享受时（用自己诚实的劳动追求物质享受，这本身也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也总会有人做出逆向的选择，更渴望精神的丰富。尽管是极少数，而在我们这样的十二亿人口的大国，也会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

“在中国，人们一旦有了精神的追求，就常常把眼光转向省城京都里的学苑。北京大学就这样成为一切精神流浪汉（在广义上，我们大家都是精神流浪汉）心目中的一块圣地”，中国经济越发展，越“需要精神的圣地”，这不仅是北大，而且应该是大学学院的基本功能与职责。

文章结尾，我还发表了这样的感慨：“在当今之中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已经是不合时宜，甚至是滑稽可笑的。但我仍然要坚守这一块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如果再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话说得有点悲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大概当时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不管怎样，此后我一直在紧张地关注这些北大精神流浪汉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观察北大的命运。而且我也没有中断过和形形色色的精神流浪汉的个人接触，也给他们中的几位朋友的书写过序。今年年初，我还给一位当年的“小朋友”写序：他是九十年代的中学生，却在中学老师的启蒙下，进入了“八十年代的文学时代：他对文学和人生的理解和追求，都属于启蒙时代”，就自然和九十年代的时代气氛格格不入，于是，拒绝参加高考，于本世纪初，来到京城，也成了北大的精神流浪汉。我在书序里，对他这样的新拉丁区的居民的命运，作了这样的描述与概括：“心在八十年代，却成长、生活于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这是命运对他最为残酷之处。”（《文学时代凄婉、美丽的回响——我读王翔〈夜雪〉》）

现在，我又遇到了俊曙。他的年龄应比我的这位“小朋友”小，至少他是在此后的最近几年才来到北大的。在他身上似乎也有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烙印（大概也是他一再提到的中学启蒙老师给他的）；但或许还更有新的时代特点：这正是我想探讨的。于是，俊曙这本书

里的几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

首先是他对当下的北大的观察：因为住在北大校园内，就有了零距离的感受。他仅写了三篇，这有点遗憾：他是可以写得再多些的；写的都是小事情，却留下了很大的遐想与思考空间。第一篇是《从“校友桥”到“状元桥”》，讲这些年北大成了旅游景点，人们争先恐后地要跨过北大西门内的那座桥，美其名曰过“状元桥”——俊曙说，这桥原名“校友桥”；但在我这个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记忆里，它却是无名的。这其实并不重要，值得深思的是，“状元桥”命名背后的北大理解与想象：俊曙尖锐地指出，这是在将北大“贵族化，官僚化”，“名利化，金钱化”，“这也正是校友桥的悲哀，北大的悲哀”！读到这里，我的心为之一震：这不正是十多年来，我为北大和中国教育忧心忡忡的症结所在吗？径直说，从2000年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教育产业化”的目标后，中国的教育（从大学到中小学）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成了营利的工具。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学，都渐渐走上官僚化、商业化的不归路，实利主义、实用主义、市侩主义、虚无主义……泛滥成灾，理想、信仰、精神、圣洁，宁静致远……这些构成学院的基本元素，都在事实上被逐出了校园，大学的“民族精神圣地”的基本功能与职责，都被彻底消解：这是真正的“釜底抽薪”。正像俊曙所观察与敏感到的，人们，相当多的家长与学生，向往、报考北大的原因，不再因为它是“精神的圣地”，而在乎它是一座“状元桥”，由此可以通往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层，达到“做人上人”的人生目的。这样，北大就不可避免地要培养出我所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并以此作为国家和包括学术及教育在内的各行各业各部门的接班人，那就真正要危及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了。——听说我的这个判断曾在网上广泛流传；我的心却一直在流血：“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坚守不住，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谈到整个中国的精神溃败，北大，中国的大学教育首当其冲，早就溃败了。

当然，或许还有另外一面。俊曙讲了两件北大小事。一是他亲身

的经历：许多的老师和同学在知道他干着保安准备考研时，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他从中感受到了“尊严上的平等和人道上的关怀”，于是，就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北大的人文》。还有一篇《那些人，那些猫》，讲北大校园里的流浪猫的“幸运”：学生专门成立了猫协来照顾、管理校内和园区中的流浪猫，更有许多在职和退休老师无微不至地照料，其中一位甚至被叫做“猫爸爸”。诚然，这不仅是北大人，许多普通老百姓都是这么做的，这就用得上前面说到的话：这样的对生命的关爱，都是属于“人的本性”，并且最能显示“人的本质”。俊曙却愿意把它解读为“当世俗的观念日益浮躁时，有群老师和同学在守望着人文精神，如此说来，北大幸甚！”这或许有俊曙出于他的“北大梦”的着意夸张；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我由此想到了自己的另一种经验：这些年，也总是不断有北大的学生（他们都是我退休以后入学的），或上我家，或请我到北大去，和他们聊天，或给他们讲点什么。就在几天前，就有我中学母校南师大附中考上了北大的一群学生（各年级各系的都有），就南京大屠杀和中日关系和我作过一次座谈。这些聊天、讨论涉及的话题相当广泛，而且也很深入，我从中感受到北大人所特有的人文关怀和独立思考与探索热情。对这些学生的自发活动，我都是欣然应邀，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自在自如，仿佛依然生活在北大的传统中。我因此也就明白：我所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只代表了一部分北大人，问题是他们正在被着力培养和重用；也许和我接触的这些学生，以及和我没有交往但有着同样追求的学生，也只是部分人，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北大的传统是不可能被摧毁的。俊曙说他们是“守望者”，这是准确的：可以说他们是在前述北大精神、大学精神整体溃败的情况下，坚守精神的追求。既精神溃败，又有人坚守，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当今北大和中国大学的真实状况，忽视任何一方面，都可能形成遮蔽。

把俊曙的追求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出其意义和价值：他也是溃败中的坚守者。我因此常常发出感慨：一部分被视为、也自认

为“天之骄子”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其实是远离北大精神的；倒是俊曙这样的某些人不屑一顾的保安，却继承着北大的传统。当然，作为一个精神流浪汉，俊曙的坚守，是远比北大在读学生更为艰难的。于是，就注意到了俊曙笔下的《车轮下的翅膀》。文章的副题是“试以象征示人”，并且有这样的“补记”：看到车轮下的鸟的尸身，不能不联想起“自己的经历或命运”，“岂不是被撞击、碾压下的麻雀”？那么，这只“已经不再飞翔，也不能飞翔”，却“把自己的血肉、羽毛，连同渴求的飞翔献给了大地”的精灵，不就是今日的俊曙们的象征？这已经不是前述世纪初的王翔们的“凄婉美丽的回响”，而是更为惨烈的呼救：中国的精神流浪汉几乎已经走到绝路了。他们所要承受的，不仅是强力的压制，生存的艰辛与危机，更有与全社会的商业化气氛格格不入所带来的精神的孤独、枯寂，以及不堪忍受的冷遇。

最大的痛苦与折磨，更来自自身。坦白地说，连我自己，在这里肯定与赞扬俊曙们的坚守时，也在不断地反躬自问：这是不是误导，会最终贻害、耽误了这些年轻人？不错，启蒙时代的乌托邦理想，是弥足珍贵的；但却是必然破灭，又必须超越的，这样才能达到对社会、人生，以及人性方面最为严酷的一面的正视和清醒。而在面对现实以后，又面临更为艰难的选择：是因此走向虚无，颓废，或沉湎于市侩主义、享乐主义，或成为怨天尤人、故作激烈的“愤青”，还是既正视又坚守，在反抗绝望中寻求新的出路？而路又必须自己去寻找，绝不能指望任何人指路。这就需要自身的生存能力与精神力量的强大。还是鲁迅说得好：“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与温饱是发展的基础与前提，而发展则要仰赖更为自觉的精神的不断升华。我读俊曙的书，在为他对于文学与思想的执着追求感动的同时，也感到他在这两方面修养的不足，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我还想起了鲁迅的另一句话：“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

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就以此语赠俊曙和他的朋友，并请相信，在你们艰难寻路中，会有一位老人始终在关注、支持你们，并给以默默的祝福。

2012 年 12 月 12 日—13 日

俊曙，是我的学生！

——常俊曙《碎步流年》序

田帅军

今天中午，我收到了一个邮件，是北大著名教授、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先生为俊曙的第一本书《碎步流年》所写的序言。钱先生在痛感“中国的教育（从大学到中小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成了营利的工具”、“理想、信仰、精神、圣洁、宁静这些构成学院的基本元素在事实上被逐出了校园”、“大学‘民族精神圣地’的基本功能与职责已被彻底消解”的教育现状的同时，也表达对今天为数不多的、作为“精神坚守者”的优秀青年的热切关注和悉心爱护。他把俊曙这个虽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保安、却一直痴迷于思考、依然在做着崇高的“北大梦”的青年，称为“精神流浪汉”，接着又分析了“精神流浪汉”的传统和命运，既高屋建瓴，又语重心长。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那博大、温暖的胸怀。

我真为俊曙感到高兴，也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俊曙，是我的学生！

当然，我还有几分心酸：这几年俊曙的路走得多么艰难啊！他平时成绩相当不错却高考落榜，不得不卷土复读，可最终只考了个普通专科；毕业后找工作四处碰壁，差事往往难如人意；2009年6月，他又辞去刚刚稳定下来的工作，只身来到北京，做了一名保安；早已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却没有一个满意的女孩子眷顾，年迈的父母为此愁得茶饭不思……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他竟然挤出时间，陆陆续续地写下了这么多充满着感激、记录着温暖、渴望着阳光、追求着圣洁的文字！

从《父亲》《家》《千里之外的月亮》《月中故乡》《老杏树》《思乡乐章》《中秋赋》《重阳感怀》里，我读出了他对亲情和故土的刻骨铭心的眷恋；从《致老师》《敬献给老师的话》里，我读出了他对教过他的每一位老师的深深的感激和对真正的生命教育的渴望；从《致友人》《别言》《临别赠言》《平凡的石头》《珍藏友谊》《送给天下的好姑娘》《月光下的凤尾竹》《拟深夜情思题赠娟娟》《七夕·鹊桥》里，我读出了他对真挚友情的倍加珍惜、对纯洁爱情的热烈追求；从《杂记》《简记》《随笔四则》《叩问·注视》《屈子令》《盛宴》《那些人，那些猫》《官欲或权欲》《救救中国电影》《从杨锁谈到“多余人”》《从“校友桥”到“状元桥”》《北大的人文》《车轮下的翅膀——试以象征示人》里，我读出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视野广阔，文笔细腻，使人感动。

此外，俊曙在文学的体式上也进行了用心的探索，创作了一些“赋体小品”（这是我的命名，俊曙曾称之为赠言体），如《元宵节祝词》《冬至快乐》等。其用语之凝练、新奇，立意之含蓄、深邃，令人耳目一新。这是他深厚文化底蕴的流露，也是他沉浸于文字之美、文学之美的一种乐趣，真希望他能够坚持写下去，并尽可能地避免因刻意求新而给人造成的生硬之感，让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看完厚厚的书稿，我不禁一次次地提醒自己：如今的俊曙，已经不再是几年前的那个懵懵懂懂、腼腆腼腆、叫人放心不下的俊曙了。

我与俊曙的交往始于大约十年前。那时，我在河南的一所高级中学教语文，俊曙是这个学校的高二学生。他并不在我所教的班级，以前我也并不认识他。

那时候，我连续几次在全体师生集会上激情演讲，曾经面对几千名学生发出了真诚的邀请：

亲爱的同学们，既然选择了语文教学这个神圣的岗位，既然已经把“启蒙”和“立人”当作了教育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从来都不愿意放弃独立的思考，既然永远都把自己当成了学

生可以信赖的朋友，那么，就让我义不容辞地走向你们的身边吧，让我们手握手，肩并着肩，心贴着心，朋友，让我们一起去走！

因为我不是专家，不是局外人。我也是穷人的儿子，我与你们有着扯不断的联系；我也有过与你们一样的迷惘、梦魇和煎熬，我也经过了与你们同样的道路。然而，我毕竟是幸运的，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在我苦闷寂寥的时候，我在恩师的引导下走近了书本。通过读书，我终于找到了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通过读书，我开始了一个真正浪漫潇洒的人生！

我是一个真正的赤子，我永远爱着这个世界！但是，我的爱和庸人们的爱有着本质的不同，我的爱是看清了这个世界之后仍然要爱的爱！

也可能是我的真诚打动了有心之人吧，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备课，忽然听见有一个声音在跟我的邻居说话：“请问，这是田老师家吗？”我走出屋外，看见了一个身材瘦而高、头发稀疏而弯曲、衣着朴素而干净、脸上笑嘻嘻的、但看上去还是有一些腼腆的男孩子。我把他领进屋来，他说：“田老师，我是罗老师班的学生，我叫常俊曙。在连续听过了您的两次演讲之后，很想与您交流一下，您现在忙吗？”说真的，我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也愿意带领学生读书、写作、思考。那些年，我在学校演讲、朗诵、办书社、编杂志、办校园之声广播站，教过没教过的来找我借书的、请教的、进行方方面面的交流的学生的确很多，我也非常乐意与青年学生们一起放谈古今，和他们一起成长。我也已经习惯了这种课堂之外教学相长的另一种教学模式。我说：“不忙，不忙，只要您肯相信我，是不是我班的学生，没什么关系，都可以来找我。只要你愿意敲门，我的门永远都会为你开着。”听我这样说，他放松了许多，谈话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了。

那一次，我们大约谈了半个多小时，至于到底谈了些什么，我已记不太清了，话题大概是关于鲁迅先生的，我只觉得这个学生所关注

的事情和看问题的角度与一般的学生不同。在这样一个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泛滥，实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在应试教育之风愈演愈烈的中学校园里，在抱怨鲁迅作品艰涩难懂、鲁迅的思想已经落伍、认为学习鲁迅的作品对高考提分没什么用处的声音不绝于耳的背景下，竟然还有这样的对鲁迅怀着浓厚兴趣的学生！因为鲁迅，我记住了“常俊曙”这个名字。

从那以后，我们的交流就很多了。有时候，他会来我家借书；有时候，他会让我帮他修改一些诗文；有时候，我也曾留他在我家吃饭：我们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和我自己班的学生，我们都彼此视对方为朋友。

还有一回，俊曙一脸严肃地对我说：“田老师，我想考北大！”根据他当时的成绩，要想考上北大，是比较困难的，我想他对此不是不知道的；然而他还是要这样说，一定有他特殊的原因吧。我问道：“为什么非要考北大呢？别的大学也可以啊。”他说：“我喜欢那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还有，那里有您多次向我提到的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先生！”原来，他是奔着真正的大学精神、真正的大师去的。虽然明明知道他考上北大几乎的确已是不可能的了，但我也没有再说别的什么，只是送给了他一句话：“那你可得加倍努力啊。”

后来，由于早已厌倦了僵化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和职称评定、人事管理制度，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原来的单位，开始走南闯北，四处流浪，苦苦地寻找着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为了我理想的教育之梦。我与俊曙的联系，也因此而中断。

2010年9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是俊曙打来的，他说他在北大。“你真的考上北大了吗？”我问他。他说没有，是在北大当保安，他想利用这样的机会深入感悟真正的北大，边旁听，边复习，考北大的硕士研究生。我不得不佩服起他的执著来：费了那么大的劲，绕了那么远的弯儿，他还没有放下他的“北大梦”！另外，他还告诉我，他已经见过钱理群先生了，并且与钱先生还有过一次近半个小时的交谈。钱先生为人非常和蔼，非常关心后学，还送